

增評補圖大觀墳錄卷一

悼紅軒原本

東洞庭護花主人評

蛟川大某山民加評

甄士隱夢幻識通靈

賈雨村風塵懷閨秀

卷二十一

增評補圖大觀墳錄一百二十卷
首一卷 據悼紅軒本排印
清 曹霑 撰 清 高鶚 續 清
護花主人 評 清 大某山民
加評

書名
撰者
加評

卷二十一
內容分類
索書號
編號

彩色首頁1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自錄 編號: D8654000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用錄所藏漢籍善本文影像資料庫 索書號: 雙紅堂 小說 55

漢籍善本文影像資料庫文本 增評補圖大觀墳錄一百二十卷首一卷 據悼紅軒本排印

版權所有: 東京大學 東洋文化研究所

使用上的注意事項

卷二十一
集 小說 章回小說 煙粉
雙紅堂 小說 55
D8654000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自錄 編號: D8654000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用錄所藏漢籍善本文影像資料庫 索書號: 雙紅堂 小說 55

漢籍善本文影像資料庫文本 增評補圖大觀墳錄一百二十卷首一卷 據悼紅軒本排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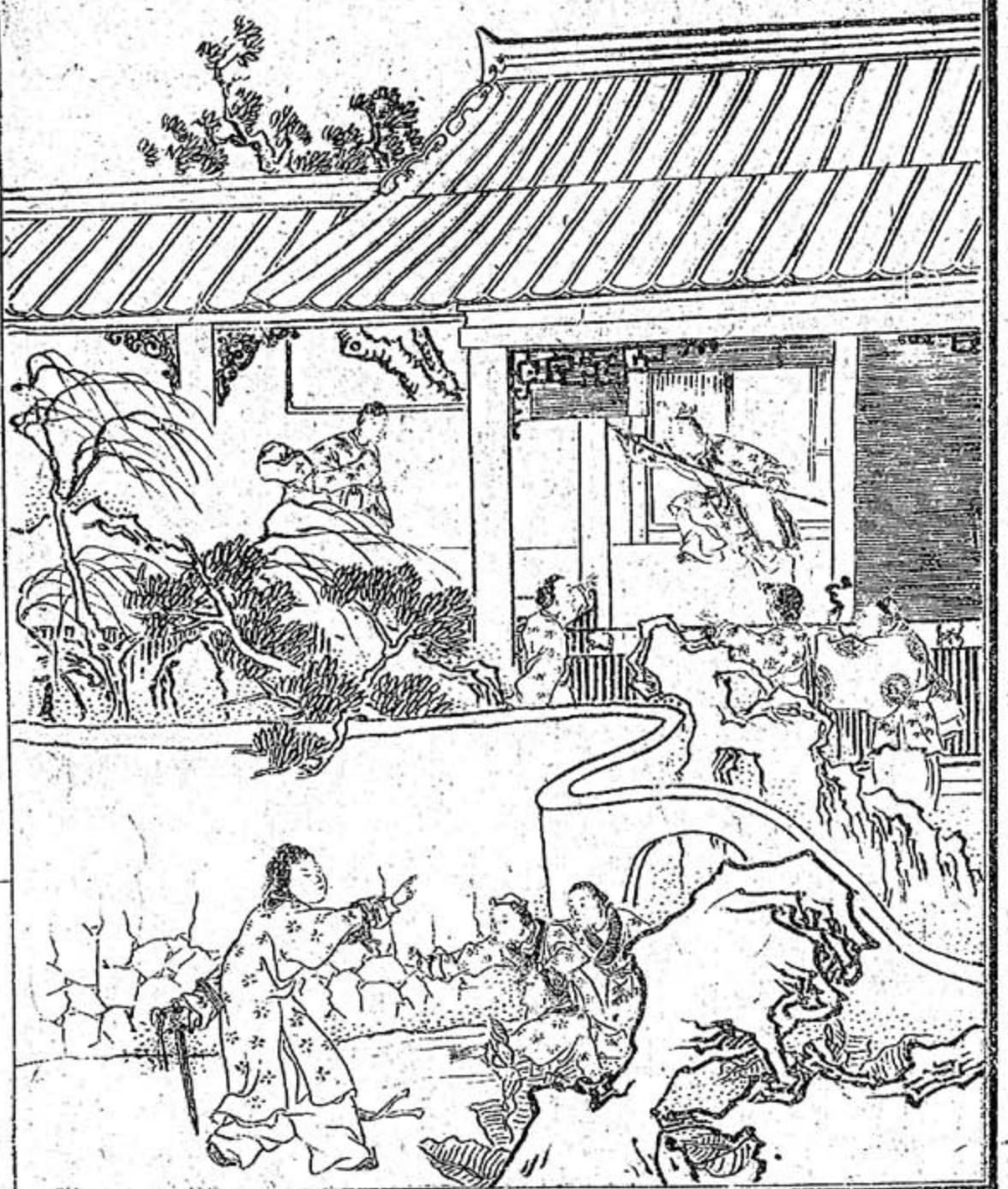
版權所有: 東京大學 東洋文化研究所

使用上的注意事項

此開卷第一回也。作者自云曾歷過一番夢幻之後，故將真事隱去而借通靈說。此石頭記一書也。故曰甄士隱云云。但書中所記何事何人，自己又云今風塵碌碌一事無成。偶一念及當日所有之女子，一一細考較去，覺其行止見識皆出我之上。我堂堂鬚眉，誠不若彼裙钗。我實愧則有餘，悔又無益。大無可如何之日也。當此日欲將已後，所賴天恩祖德，錦衣紈褲之時，飫甘饌肥之日，背父母教育之恩，負師友規訓之德，以致今日一技無成，半生潦倒之罪。編述一集，以告天下，知我之負罪固多。當時之門，雖不入人之目，不亦宜乎？故曰賈雨村云云。更於篇中閒用夢幻等字，提醒閱者之意。看官你道此書從何而起，說來雖近荒唐，細



鬼五達摩琳法魔廳



通靈玉蒙蔽

真



增評補圖大觀錄卷二十五

悼紅軒原本

東洞庭護花主人評

蛟川大某山民加評

魘魔法叔嫂逢五鬼

通靈玉蒙蔽遇雙真

這是方點出是夢作
着慣用逆補讀者往
往被其矯過吾告讀者
此者與其草草讀去
不如不讀

亦可謂大材小用

寶玉丟了頭有許多
思量可見買府另是一
種排場真令人不解

寶玉丟了頭等有許多
忌許他宜其作怪

也多忘了一株海棠伏後
院中一株海棠伏後
花妖

我知其所思矣
在寶哥原有戀戀之
意於只得二字見之

話說小紅心神恍惚。情思纏綿。忽朦朧睡去。遇見賈芸要拉他。卻回身要跑。被門檻絆了一嚇。醒過來。方知是夢。因此翻來覆去。一夜無眠。至次日天明。方纔起來。就有幾個了頭來會他。去打掃房子地面。提洗面水。這小紅也不梳洗。向鏡中胡亂挽了一挽。頭髮洗了手腰中束一條汗巾便來打掃房屋。誰知寶玉昨兒見了他。也就畱心。若要指名喚他來使用。一則怕襲人等多心。二則又不知他是何性情。因而納悶。早晨起來。也不梳洗。只坐著出神。一時下了窗子。隔著紗屨子向外看的真切。只見幾個了頭打掃院子。都擦脂抹粉。插花帶柳的。獨不見昨兒那一個寶玉。便靸了鞋。走出了房門。只瞧做看花東瞧西望。一擡頭。只見西南角上遊廊下。闌干旁。有一個人倚在那裏。卻爲一株海棠花所遮。看不真切。前進一步。子細一看。正是昨日那個了頭。若有心事。在那裏出神。要迎上去。又不好意思。正想著。忽見碧痕來。請他洗臉。只得進去了。不在話下。卻說小紅正自出神。忽見襲人招手叫他。

詞是狹路相逢

初意原是如此

以上結小紅正傳文
人壽誕作一過脈經
以下接寫環哥寫經
字一段借王子騰夫人
與寶玉對照一第
一宿大有分別

形容劣公子信有此
等光景所云筆鏡
真如秋紋所云筆鏡
子照照配也不配
卻與寶玉對照一第
一宿大有分別

問王家生日也
見得

比擎牌做勢何如

不堪令寫經者見之
更不堪令寫經人見
之偏要在三爺面前
寫出王夫人之愛

偏叫彩霞

非不肯也三爺要醋
也寫三爺吃醋又是一
種筆墨上心處以一
下策誰知火攻而出
急氣者氣三爺急者
急二哥也

真是點心種子

只得走上前來。襲人笑道：我們的噴壺壞了。你到林姑娘那邊借來一用。小紅便走向瀟湘館去。到翠烟橋擡頭一望。只見山坡高處都攔著帷幕。方想起今日有匠役在此種樹。原來遠遠的一簇人在那裏掘土。賈芸正坐在山子石上監工。小紅待要過去。又不敢過去。只得悄悄向瀟湘館取了噴壺而回。無精打彩。自向房內倒著眾人。只說他是身子不快。也不理論。又是一日也。原來次日是王子騰夫人壽誕。那裏原打發人來請賈母王夫人的。王夫人見賈母不去。也便不去了。倒是薛姨媽同著鳳姐兒。並賈家三個姊妹。寶釵寶玉。一齊都去了。至晚方回。王夫人正過薛姨媽房裏坐著。見賈環下了學。命他去抄金剛經。呪諷誦。那賈環便來到王夫人炕上坐著。命人點了蠟燭。擎腔做勢的抄寫。一時又叫彩雲倒一杯茶來。一時又叫玉釧剪蠟花。又說金釧擰了燈亮兒。眾了鬟們素日厭惡他。都不答理。他只有彩霞還和他合得來。倒了茶與他。因向他悄悄的道：你安分些罷。何苦討人厭。賈環把眼一瞧。道：我也知道。你別哄我。如今你和寶玉好。不大理我。我也看出來了。彩霞咬著牙。向他頭上戳了一指。頭道：沒良心的狗咬呂洞賓。不識好歹。兩人正說。只見鳳姐同著王夫人都過來了。王夫人便一長一短問他。今日是那幾位堂客。戲文好歹。酒席如何。不多時。寶玉也來了。見了王夫人。也規規矩矩說了幾句話。便命人除去了抹額。脫了袍服。拉了靴子。便一頭滾在王夫人懷裏。王夫人便用手摩挲撫弄他。寶玉也扳著王夫人的脖子。說長說短。王夫人道：我的兒。又吃多了。酒臉上滾熱的。你還只是揉搓一會子。鬧上酒來。還不在那裏靜靜的踢一會子去呢。說著便叫人擎枕頭。寶玉因就在王夫人身後倒下。又叫彩霞來替他拍著。寶玉便和彩霞說笑。只見彩霞淡淡的不大答理。兩眼只向著賈環。不肯便說。再鬧就嚷了。二人正鬧著。原來賈環聽見了素日原恨寶玉。今見他和彩霞頑耍。心上越發按不下。這口氣。因一沈思。計上心來。故作失手。將那一盞油汪汪的蠟燭向寶玉臉上只一推。只聽寶玉阿呀的一聲。滿屋裏人都嚇了一跳。連忙將地下的蠟燈移過來。一照。只見寶玉滿臉是油。王夫人又氣又急。一面命人替寶玉擦洗。一面罵賈環。鳳姐三步兩步上炕去替寶玉收拾。一面說道：老三。還是這樣毛腳雞似的。我說你上不得臺盤。趙姨娘平時要該教導。教導他一句。話提醒了王夫人。遂叫過趙姨娘來。罵道：養出這樣黑心種子來。也不教訓教訓。

未知此時還拉著彩
霞否。霞想已一溜烟走
了金剛呪定未寫完。

用一部字想秋碧二
人亦慌矣。可知寶玉第
一回知寶玉不出門而以
日不與黛玉見面也。
只一赶字寫出黛玉
情急光景。

以上環哥暗算寶玉
文字至此收束而以
以下接入道婆入府
卽寫捐油一事爲覽。
作一引子。

偏有此等做作活畫
出一個道婆來。

說得有憑有據的是
道婆口吻。
大家子弟多長不大
聞所未聞要知生來
無用。

光明菩薩照耀塵寰
獨仗慈油於以省消
清淡佛力亦窮。

不拘多少卻曉得進

讀有抑揚道婆口吻
見○寶母點頭思忖
在關諸於多寡之間
是善親人意者。

幾番幾次。我都不理論。你們一發得了意。一發上來了。那趙姨娘只得忍氣吞聲。也上去幫著他們替寶玉收拾。只見寶玉左邊臉上起了一溜燎泡。幸而沒傷眼睛。王夫人看了又心疼。又怕賈母問時難以回答。急的又把趙姨娘罵一頓。又安慰了寶玉。一面取了敗毒散來敷上。寶玉說有些疼。還不妨事。明日老太太間只說我自己燙的就是了。鳳姐道。便說自己燙的也要罵人不小心。橫豎有一場氣的。王夫人命人好生送了寶玉回房去。襲人等見了都慌的了不得。林黛玉見寶玉出了一天的門。便悶悶的晚閒打發人來問了兩三邊。知道燙了。便親自趕過來。瞧只見寶玉自己擎鏡子照呢。左邊臉上滿滿的敷了一臉藥。林黛玉只當十分燙得利害。忙近前瞧。寶玉卻把臉遮了。搖手叫他出去。知他素性好潔。故不要他瞧。也就罷了。但問他疼得怎樣。寶玉道。也不很疼。養一兩日就好了。林黛玉坐了一會。回去了。次日寶玉見了賈母。雖自己承認自己燙的。賈母免不了。寶玉嚇了一大跳。問其緣由。說是燙的。便點頭歎息。一面向寶玉臉上用指頭畫了幾畫。口內咕咕唧唧的又呴誦了一回。說道。包管好了。這不過是一時飛災。

又向賈母道。老祖宗。老菩薩。那裏知道那佛經上說的利害。大凡王公卿相人家的子弟。只一生長下來。暗裏便有許多促狹鬼跟著。他得空便搭他一下。或掐他一下。或吃飯時打下他的飯碗來。或坐著推他一跤。所以往往的那些大家子弟。多有長不大的。賈母聽如此說。便問這有什麼佛法解釋沒有呢。馬道婆便說道。這個容易。只是都替他做些因果善事。也就罷了。再那經上還說。西方有位大光明普照菩薩專管照耀陰暗邪祟。若有善男信女虔心供奉者。可以永保兒孫康甯。再無撞客邪祟之災。賈母道。倒不知怎麼供奉。這位菩薩。馬道婆說。也不值什麼。不過除香燭供奉以外。一天多添幾斤香油。點了個大海燈。這海燈便是菩薩現身法像。晝夜不敢息的。賈母道。一天一夜也得多少油。我也做個好事。馬道婆說。這也不拘多少。隨施主心愿。像我家裏就有好幾處的王妃誥命供奉的。南安郡王府裏太妃。他許的願心大。一天是四十八斤油。一斤燈草。那海燈也只比缸略小些。錦鄉侯的誥命次一等。一天不過二十斤油。再有幾家。或十斤八斤三斤五斤的。不等。也少不得要替他點。賈母點頭思忖。馬道婆道。還有一件。若是爲父母尊長的。多捨些。不妨。若老祖宗爲寶玉。若捨多了。怕哥兒擔不起。反折了福。要

寫捐油一袋。猶是道
變常習
此等人偏要以阿彌陀佛羅話頭

以下爲馬道婆趙娘
娘熟跡

三姑六婆本同乞丐
無物不要而趙氏之
零星紬段已作慳齋
之破

阿彌

捨大則七斤。小則五斤。也就是了。賈母道。既是這樣說。便一日五斤。每月打總兒來關了去。活計馬道婆道。阿彌陀佛慈悲大菩薩。賈母又叫人來分付。以後寶玉出門。擎幾串錢。交給他小子門。一路施捨與僧道貧苦之人。說畢。那道婆便往各房間安閒逛去了。一時來到趙姨娘房裏。二人見過。趙姨娘命小了頭倒茶給他吃。趙姨娘正粘鞋兒。馬道婆見炕上堆著些零星紬段。因說我正沒有鞋面子。奶奶給我些零碎紬子段子。不拘顏色。做雙鞋穿罷。趙姨娘歎口氣道。你瞧那裏頭還有塊成樣的麼。就有好東西也到不了我這裏。你不嫌不好。挑兩塊去就是了。馬道婆便挑了幾塊。插在懷裏。趙姨娘又問。前日我打發人送了五百錢去。你可在藥王面前上了供。沒有馬道婆道。早已替你上了供了。趙姨娘歎氣道。阿彌陀佛。我手裏但能從容些。也時常來上供。只是心有餘而力不足。馬道婆道。你只放心將來熬的環哥大了得了一官半職。那時你要做多大功德。還怕不能麼。趙姨娘聽了笑道。罷罷。再別提起。如今就是榜樣兒。我們娘兒們跟的上這屋裏那一個兒。寶玉兒還是小孩子家長的得人意兒。大人偏疼他些兒。也還罷了。我只不伏這個主兒。一面說一面伸了兩個指頭。馬道婆會意便問道。可是璉二奶奶。趙姨娘。

可知不然於胸中者
以反言逼之馬道婆
真非一日矣

以賊遇賊一派都是
賊話
三姑六婆所以不可
入門
要緊話在謝你二字
道婆亦復何辭
天事那得由人擺佈
越是不怕罪過
天下事那得由人擺佈
如許實謝你二字自
切謝也

謹忙搖手起身掀簾子一看見無人方回身向道婆說了不得了。不要提起這個主兒。這一分家私。要不都叫他搬了娘家去。我也不是個人。馬道婆見說便探倒也好。趙姨娘道。我的娘。不憑他去難道誰還敢把他怎樣。呢。馬道婆道。不是我說句造孽的話。你們沒本事也難怪明裏不敢怎樣。暗裏也算計了。還等到如今。趙姨娘聞聽這話。裏有話。心內暗暗的歡喜。便說道。怎麼樣呢。馬道婆聽了這話。心只是沒這樣的能幹人。你若教給我這法子。我大大的謝你。馬道婆聽了這話。打攏了一處。便又故意說道。阿彌陀佛。你快休問我。我那裏知道這些事。罪罪過。說我不忍你們娘兒兩個受別人委曲。還猶可。若說謝我。还想你們什麼東西。麼。趙姨娘聽這話。鬆動了些。便說你這麼個明白人。怎麼糊塗了。果然法子靈驗。把他兩人絕了。這家私。還怕不是我們的。那時候。你要什麼。不得呢。馬道婆聽了。低頭半日。說那時節事情妥當了。又無憑據。你還理我。麼。趙姨娘說。這有何難。我攢

豈趙氏亦能寫文約耶。素未聞其識字也。或有代筆者此等處殊難深求其理。道婆之意在此。勿匆忙先取現後取賒活畫出道婆舉止。

卻有此等邪術寫得

以上收拾馬趙密計一段文字以下即接上一段寫寶風二人遇見

寶哥哥想候之久矣。寶玉而曰來了兩個想與寶釵是前腳後腳前二十四回送茶葉

以怡紅院之畫眉映射瀟湘館之鸚鵡見黛玉而曰來了兩個想與寶釵是前腳後腳前二十四回送茶葉

按切時地

寶哥哥想候之久矣

了幾兩體已還有些衣服首飾。你先拏幾樣去。我再寫個欠銀文契給你。到那時我照數給你。馬道婆道。使得。趙姨娘將一個小了頭也支開。連忙開了箱櫃。將衣服首飾拏了些出來。並體已散碎銀子。又寫了五十兩一張欠約。遞與馬道婆道。你先拏去作個供養。馬道婆見了這些東西。又有欠字。遂不顧。青紅阜白滿口應承。伸手先將銀子拏了。然後收了欠契。向趙姨娘要了張紙。拏剪子鉸了兩個紙人兒。遞與趙姨娘。教把他二人的年庚寫在上面。又找了一張藍紙鉸了五個青面鬼。叫他併在一處。拏鍼釘了。我在家中作法。自有有效驗的。說完。忽見王夫人的頭進來。道奶奶可在這裏。太太等你呢。二人散了。不在話下。卻說林黛玉因寶玉燙了臉。不大出門。倒時常在一處說閒話兒。這日飯後。看了兩篇書。又同紫鶴等作了一會鍼綫。總悶悶不舒。一同行步出來。看庭前纔迸出的新笋。不覺出了院門。來到園中。四望無人。惟見花光鳥語。信步便往怡紅院來。只見幾個丫頭。香水都在廻廊上看畫眉。洗澡呢。聽見房內笑聲。原來是李宮裁。鳳姐。寶釵都在這裏。一見他進來。都笑道。這不又來了兩個黛玉笑道。今兒齊全誰下帖子請的。鳳姐道。我前日打發人送兩瓶茶葉與姑娘。可還好麼。黛玉道。我正忘了。多謝想著。

寶玉道。我嘗了不好。不知別人嘗了怎麼樣。寶釵道。味倒好。只是沒甚顏色。鳳姐道。那是暹羅國貢的。我嘗了也不甚覺得。還不如我們常吃的呢。黛玉道。我吃著好。不知你們的脾胃是怎樣的。寶玉道。你說好。把我的都拏了去吃罷。鳳姐道。我那裏還多著的呢。黛玉道。我叫了頭。取去。鳳姐道。不用。我打發人送來。我明日還有一事求你。一同叫人送來。林黛玉聽了笑道。你們聽聽。這是吃了他家一隻子茶葉。就使喚起人來了。鳳姐笑道。你既吃了我家的茶。怎麼還不給我們家作媳婦兒。眾人都大笑。不止黛玉。紅了臉回過頭去。一聲兒不言語。寶釵笑道。我們二嫂子的諺諧是好的。黛玉道。什麼諺諧。不過是貧嘴賤舌的討人厭罷了。說著又啐了一口。鳳姐兒道。你替我家做了媳婦。少些什麼。指著寶玉道。你瞧瞧人物兒配不上門。第兒配不上根基。家私配不上那。一點兒玷辱了你。黛玉起身便走。寶釵叫道。顰兒急了。還不回來呢。走了倒沒意思。說著站起來。拉住纔至房門。只見趙姨娘和周姨娘兩個人。都來瞧寶玉。寶玉與眾人都起身讓坐。獨鳳姐不理。寶釵正欲說話。只見王夫人房裏的了頭來說。舅太太來了。請奶奶姑娘們出去呢。李宮裁連忙同著鳳姐兒走了。趙周二人也辭了出去。寶玉道。我不能出去。你們即去鳳姐以便後翠。入園一段文字。翠。入園一段文字。翠。

全書中於周姨娘不甚洗刷。然每每出相見。是安分守己。二流人。

借茶葉作諺諧。又是段靈巧文字真讀之娓娓動人。絕妙情形。

洞賓寶釵一同出去

餘波妙

說茶之時黛玉紅了臉兒回過頭去故此處用一又字

想黛玉之臉此時已變紅爲白道婆之法臉矣

連買救起至亂麻一

般共五十一字當作三千無人不到

道婆之法又驗矣

層波疊起寫得火拉

拉一般

是不測風雲

真

道婆之法驗矣

好歹別叫舅母進來。又說林妹妹你略站一站與你說句話鳳姐聽了回頭向林黛玉道有人叫你說話呢便把林黛玉往後一推和李紈一同去了這裏寶玉拉人一見嚇的抖衣亂戰兒一聲肉一聲放聲大哭于是驚動了眾人連賈赦邢夫人賈政賈珍賈璉蓉芸萍薛姨媽薛蟠_{先伏一筆}立周瑞家的一千家中上下人等及了鬟嬪婦們都來園內看視登時亂麻一般正沒個主意口見鳳姐手持一把明晃晃的刀砍進園來見雞殺雞見犬殺犬見了人墮著眼就要殺人眾人一發慌了周瑞嬪婦帶著幾個力大的女人上前抱住奪了刀擡回房中平兒豐兒等哭的哀天叫地賈政也心中著忙當下眾人七言八語有說送崇的有說跳神的有賈玉_{是其夫}張道士捉怪的整鬧了半日祈求禱告百般醫治竝不見好日落後王子騰夫人告辭去了次日王子騰也來問候接著小史侯家邢夫人弟兄竝各親戚都來瞧看也有送符水的也有荐僧道的也有荐醫的他叔嫂二人一發糊塗不省人事身熱如火在床上亂說到夜裏更甚因此那些婆子了鬟不敢上前故將他叔嫂二人都搬到王夫人的上房內著人輪班守視賈母王夫人邢夫人竝薛姨媽寸步不離只圍著哭此時賈赦賈政又恐哭壞了賈母日夜熬油費火鬧的上下不安賈赦還各處去尋覓僧道賈政見不效因阻賈赦道兒女之數總由天命非人力可強他二人之病百般醫治不效想是天意該如此也只好由他去賈赦不理仍是百般忙亂看看三日光陰那鳳姐寶玉踢在床上連氣息都微了合家都說沒了指望了忙的將他二人的後事都治備下了賈母王夫人賈璉平兒_馬玉忽睜開眼向賈母說道從今已後我可不在你家了快打發我走罷賈母聽見襲人等更哭的死去活來只有趙姨娘外面假作憂愁心中稱願至第四日早寶玉忽睜開眼向賈母說道從今已後我可不在你家了快打發我走罷賈母聽見這話如同摘了心肝一般趙姨娘在旁勸道老太太也不必過於悲痛哥兒已是不中用了不如把哥兒的衣服穿好讓他早些回去免他受些苦只管捨不得他這口氣不斷他在那里也受罪不安這些話沒說完被賈母照臉啐了一口唾沫罵道爛了舌頭的混帳老婆怎麼見得不中用了你願意他死了有什麼好處

只圓著哭含此別無他法再將上下眾人等總寫一筆

政赦二老各有見識或以政老爲忍赦老爲愚俱是門外漢語

不言黛玉者諱之也

太君其何以爲情痛哉

無可喻之痛喻之以該死的東西銀不以

摘死的東西銀不以

利劍手刃之

寫毒婦口吻如畫詩

服作者胸中眞如照妖之鏡這家的恐怕還不是我

道婆之法驗矣

道婆之法驗矣

道婆之法驗矣

情景逼真

上文天翻地覆四字就寶玉身上言之此乃就眾人言之也。佛經中作解冤釋結此處下一解字當誤

二位大仙久別了

你別作夢。他死了我只合你們要命都是你們素日調唆著逼著他念書寫字。膽子嚇破了見了他老子就像個避貓鼠兒一樣都不是你們這起小婦調唆的。這會子逼死了他你們就隨了心了我饒那一個一面哭一面罵。賈政在傍聽見這些話心裏越發著急忙喝退了趙姨娘委婉勸解了一番。忽有人來回兩口棺木都做齊了。賈母聞之如刀刺心一發哭著大罵問是誰叫做的棺材快把做棺材的人擎來打死鬧了個天翻地覆。忽聽見空中隱隱有水魚聲念了一句南無解冤解結菩薩。有那人口不利家宅不安中邪祟逢凶險的我們善醫治。賈母王夫人便命人向街上找尋去原來是一個癩和尚同一個跛道士。那和尚是怎的模樣。

鼻如懸膽兩眉長。目似明星有寶光。破衲芒鞋無住跡。骯髒更有一頭瘡。那道人是如何模樣。

一足高來一足低。渾身帶水又拖泥。相逢若問家何處。卻在蓬萊弱水西。賈政因命人請了進來。問他二人在何山修道。那僧笑道長官不消多話。因知府上人口欠安特來醫治的。賈政道有兩個人中了邪。不知有何方可治。那道人笑

道。你家現有希世之寶可治此病。何須問方。賈政心中便動了。因道。小兒生時雖帶了一塊玉來。是玉是人是二是一上面刻著能除凶邪然亦未見靈效。那僧道長官有所不知。那寶玉原是靈的。只因爲聲色貨利所迷故此不靈了。你今將此寶取出來待我持誦持誦就依舊靈了。賈政便向寶玉項上取下那塊玉來遞與他二人。那和尚擎在掌上長歎一聲道。青埂峰下別來十五載矣。人世光陰迅速。塵緣未斷奈何奈何。可羨你當日那段好處。

天不拘兮地不羈。心頭無喜亦無悲。只因鍛鍊通靈後便向人閒惹是非。可惜今日這番經歷呀。

綿句著明後時結果
在聽其話者則以爲瘋話而已

以調笑作餘波驚天
雨結之後以和風甘

粉漬脂痕污寶光。房櫳日夜困鴛鴦。沉酣一夢終須醒。冤債償清好散場。
半嘲半諷聞者獨不有媿於心乎

念畢又摩弄了一回說了些瘋話遞與賈政道此物已靈不可褻瀆懸於臥室檻上除自己親人外不可令陰人沖犯。三十三日之後包管好了。賈政忙命人讓茶。那二人已經走了只得依言而行。鳳姐寶玉果一日好似一日的漸漸醒來。知道餓了。賈母王夫人纔放了心。眾姊妹都在外間聽消息。黛玉先念一聲佛。寶釵笑而不言。惜春道。寶姐姐笑什麼。寶釵道。我笑如來佛比人還忙。又要度化眾生。又

經大荒山修道也

玉爲聲色貨利所迷至不靈若人而無其冥頑當更何如

笑得有道理。帶笑黛
玉婚姻更妙。

此段以黛玉起以黛
玉結成一章法。

要保佑人家病痛都叫他速好。又要管人家的婚姻叫他成就。你說可忙。不忙。可好笑。不好笑。一時林黛玉紅了臉。啐了一口道。你們都不是好人。再不跟著好人學。只跟著鳳了頭學的貧嘴。一面說一面掀簾子出去了。欲知端的下回分解。

護花主人評曰

抄金剛經。引出馬道婆。惹起五鬼雙真。由道入魔。祛魔成道。即是仙佛工夫。

二十回中寶玉嗔說賈環。鳳姐正斥趙姨。及此回中之寶玉戲彩霞。鳳姐之提醒王夫人。俱爲趙姨。呪詛根由怨毒之于人甚矣哉。

鳳姐之鐵檻寺弄權。是淨虛尼說合趙姨之給衣物覽覽。是馬道婆作法。三姑六婆爲害不淺。

五鬼將作祟前。夾寫鳳姐戲謔一段文字。雙真解釋邪祟後。夾寫寶釵譏笑黛玉一番說話。便覺精彩陸離。

寫趙姨勸賈母暗描小人以爲得計。反跌出空中木魚聲來。此回實寫趙姨馬婆之惡跡爲後來報應證據。且見寶玉之塵緣未斷。鳳姐之惡貫未盈。故雙真特來解救爲一部書中結上起下之肯綮。

大某山民評曰

彩霞眼注三爺而與二爺淡泊相遭。彩霞非無目者。亦以齊大非偶。且捷足甚多。不如降格以就。蹇篠不殄爲燕婉之求。鄙語曰。與其合偷牛。孰若獨偷狗。此異乎人之情。而自深其情者也。

天下之最呆。最惡。最無能。最不懂者。無過趙氏。不意政老與之生環兒。更不意先能生探春。

此回書是在壬子年三四月閒事。

第二十五回

心言稿
事傳談腰

